

玉情姮



封面设计 柯 明
插 图 程大利

玉 蜻 蜓

周玉泉口述 龚克敏整理

江 苏 文 艺 出 版 社 出 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淮阴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7 插页 6 字数 423,000

1985 年 7 月第 1 版 198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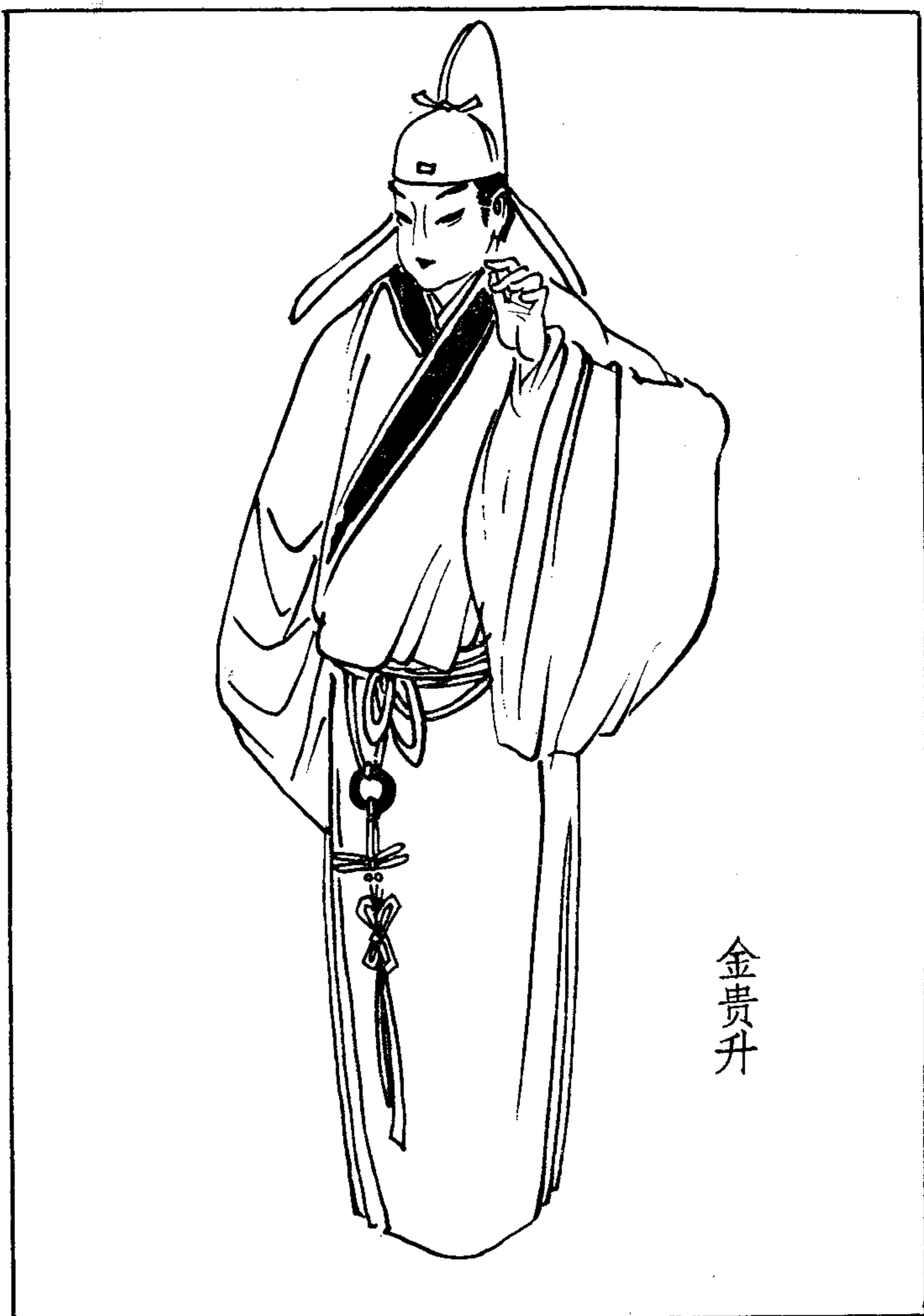
印数 1-45,300 册

书号: 10141·1087 定价: 2.90 元

责任编辑 张昌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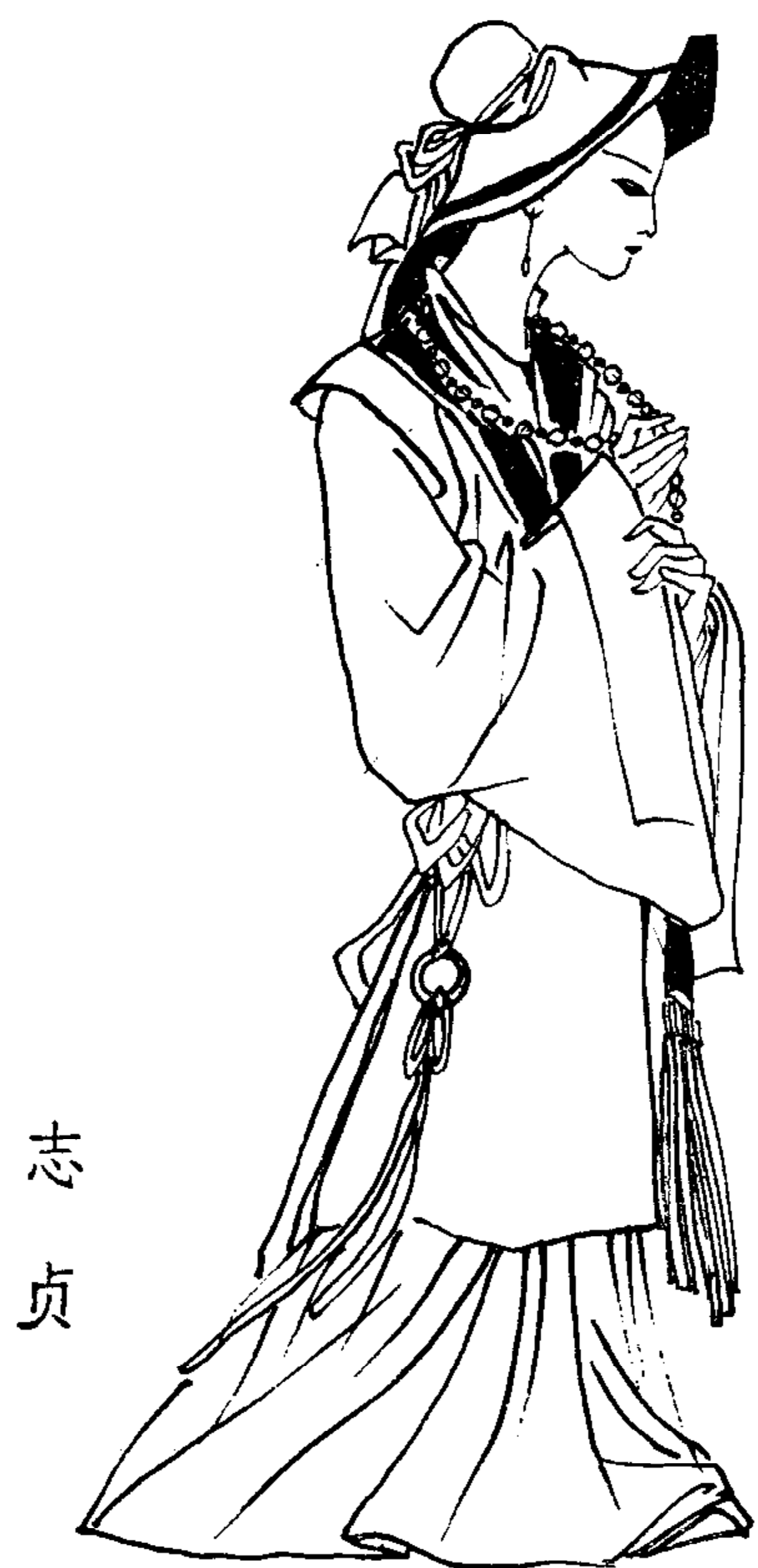
周玉泉



金贵升



金大娘娘



志
贞



老佛婆



张国勋





庵堂认母

前 言

《玉蜻蜓》是苏州评弹的传统书目之一，在清代乾隆年间，就广泛流传于民间。评弹的“陈调”创始人陈迂乾；“俞调”创始人俞秀山，都弹唱《玉蜻蜓》。当传至我的老师——“周调”创始人周玉泉时，已经历了四代艺人。

周玉泉先生弹唱《玉蜻蜓》，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就蜚声书坛。在评弹的老听众中（包括海外、港澳的同胞），只要提起《玉蜻蜓》，便自然而然地想起周先生那清秀、潇洒的舞台形象；含蓄、典雅的演出风格。说、噱、弹、唱、演，是评弹艺术的基本表演手段。周先生在诸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他的说功颇负盛名，口齿清晰，语言精练、隽永、诙谐，妙语如珠。说表细腻传神，无论是描景或是刻画人物都绘声绘色，丝丝入扣。在唱腔上，他博采众长，大胆革新，创造了旋律丰富，浑厚质朴的“周调”。此外，周先生在面风、眼神、手面、动作的运用上，亦都具独到之处；摹拟生、旦、净、末、丑，各类人物更是惟妙惟肖，栩栩如生。他那炉火纯青的表演艺术，被听众誉为“阴功”（又称“静功”）。听周先生的书，既象欣赏一幅名画，含义深邃；又象嚼檀香橄榄，回味无穷。当年，京剧前辈盖叫天先生，经常听他的书，并同他一起切磋技艺，相互交流。一九五九年——一九六四年间，陈云同志在公余时间里多次亲临书场，象老听客那样鉴赏他的艺术，并给予相当高的评价。一九六三年，周恩来同志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观看了周先生的演出后，曾亲切地接见他。周先生精湛的表演，在六十年代初，被推崇为所有演唱《玉蜻蜓》的评弹演员学习的楷模。周派艺术享有盛誉。

不幸的是，在十年内乱期间，周玉泉先生遭到迫害，被弄得家破人亡。于一九七四年患肺癌逝世，享年七十八岁。

我是他的“关山门”徒弟，自十五岁起随师学艺，得到老师的悉心传授。在党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指引下，继承了老师演唱的《玉蜻蜓》、《文武香球》二部长篇弹词。而今，我在不惑之年能将先生的《玉蜻蜓》整理出版，奉献给广大读者，乃是我为发扬周派艺术所应尽的绵薄之力，并借以告慰于九泉的周玉泉老师。

然而，要将脍炙人口的《玉蜻蜓》成为文字本，毕竟不同于上台说书。除了要解决一些技术性的问题外，还必须做一番去芜存菁的工作。为了使未曾接触过评弹的读者，也能享受评弹艺术的情趣，我大胆地作了一些尝试，“格式”不完全是评弹脚本，但尽可能地保留口头文学的特色，力求它既能看，又能演。

在书稿整理过程中，承蒙卢群同志作出了艰苦的劳动；冯朝明、王瑞华同志协助工作，从而使本书在较短的时间内得以完稿。在此谨向他们表示谢忱。

由于我水平有限，文稿中倘有不妥之处，恳请同行们和广大读者指正。

龚克敏

一九八四年

目 录

前 言		
第一回	张公训婿	1
第二回	贵升游殿	21
第三回	恋花落庵	38
第四回	搜庵寻主	60
第五回	二搜庵堂	78
第六回	醉打巷门	98
第七回	文宣遭难	114
第八回	志贞有妊	130
第九回	贵升病亡	143
第十回	张氏吊奠	158
第十一回	结拜姐妹	174
第十二回	关亡寻夫	190
第十三回	志贞描容	207
第十四回	云房产子	216
第十五回	徐公买儿	229
第十六回	金钗风波	249
第十七回	智救三娘	265
第十八回	三搜庵堂	279
第十九回	究尼认妹	296
第二十回	主仆重逢	313
第二十一回	文宣荣归	323
第二十二回	元宰过继	339
第二十三回	疑团频起	360

第二十四回	父女反目·····	375
第二十五回	张氏夺埠·····	390
第二十六回	误伤人命·····	405
第二十七回	骗上辕门·····	425
第二十八回	苏妈代死·····	441
第二十九回	蔡涓公断·····	453
第三十回	观看龙船·····	470
第三十一回	蜻蜓复归·····	480
第三十二回	详明血书·····	496
第三十三回	庵堂认母·····	509
第三十四回	厅堂夺子·····	525

第一回 张公训婿

《玉蜻蜓》这部书，所说之事并非完全虚构，人物、情节、环境和道具，都有影子可寻。譬如，一九六三年苏州木渎香雪大队，平整土地的辰光，掘着三师太的坟墓，棺材里就曾有个玉蜻蜓的。苏州马医科有座石牌坊，一九七八年，给搬到北寺塔供中外游客参观。这座牌坊是当年申家义庄^①之物，而申家义庄是本书的主人公金家所造，为啥要造这个义庄，在书目关节中也自有交代。所以说，《玉蜻蜓》这部书是有案可稽，有据可查的。

不过，既然由历史改编为评弹，又由评弹改为小说，加油加酱在所难免，所以就不能与历史上曾有过的人与事来个“对号入座”。偏偏在民国初年，南京有个警察厅长叫申春江，他是申家后代。一天，他到书场听书，正巧听的是《云房产子》那回，申春江听出做过宰相的上代头^②却是尼姑的私生子，实在坍台，就下一道命令，不准再演唱《玉蜻蜓》。碰着这种“刁司令”，说书先生^③响勿落^④，胳膊扭不过大腿，为了养家活口，也就不敢再说申贵升姓申，替他改了姓金，总算不再有麻烦。从此，《玉蜻蜓》这部书里申家变成了金家。一年又一年，说顺了口，再改过来反倒别扭，听众也会感到不习惯，就让俚笃^⑤继续姓金姓下去吧。

① 义庄：旧时慈善机构，救济族中孤老伤残贫穷之人。

② 上代头：祖先。

③ 说书先生：评弹艺人。书分大书（评话）；小书（弹词）。《玉蜻蜓》是小书。

④ 响勿落：无话可说。

⑤ 俚笃：他们。

闲话讲过，言归正传。先来一段引白：

春暖日融和，切莫等闲过。广结知心友，玩赏莫蹉跎。

故事发生在明朝嘉靖十三年。今朝是三月初四。正是桃红柳绿、春光明媚的好天气。苏州城外虎丘山，上上下下，游客如云。在虎丘山下，有个读书的相公，带了一个僮儿，轧^①法轧法，望准虎丘山背后轧去。这个读书相公，名叫金贵升，今年二八一十六岁，头戴秀才巾，身着鹦鹉绿海青，红鞋白袜；生得齿白唇红，谈吐举止，潇洒风流。金贵升非但长得一表人才，人也来得聪明，八岁会做文章，十三岁就身入黉门^②，堪称“当世神童”。又是苏州首屈一指的“赀家当朋友”^③，苏州城里城外，大人小囡，啥人勿晓得“南浩金家里”。总之一句话：金贵升是个吴中才子，苏城首富。去年，金贵升就娶了娘子；娘子与他同年，也是三五一十五岁，是吏部天官张国勋之女，名叫张秀英。小夫妻俩合了将近一年，倒还和睦。不过，有时也免不了拌两句口舌。为啥拌口舌？下回书里自有交代，这里暂且搁下不提。

金贵升这会儿，想到虎丘山背后的法华庵去烧香。法华庵是个师姑堂^④。烧香末^⑤随便哪个寺庙都烧得的，为啥偏偏拣中了这个师姑堂呢？这叫“醉翁之意不在酒”。原来，昨日初三，金贵升同表弟北浩沈君卿搭档，到虎丘山来白相^⑥。他俩步出阊门，跨过渡僧桥，沿着七里山塘，兴冲冲地望着虎丘方向走。走到半塘，走勿过去哉。因为半塘在做草台戏，看戏的人密密层层，把一条街堵煞哉。表兄弟两个就此立定下来，索性看戏。真叫合当^⑦有事，

① 轧：挤。轧法轧法，一面挤一面往前去。

② 黉门：古时学校，引申为秀才。

③ 赀家当朋友：拥有不少财产的人。

④ 师姑堂：尼庵。师姑即尼姑。

⑤ 末：苏州人方言中的语气词。

⑥ 白相：玩耍。

⑦ 合当：活该。

法华庵的当家师太带了个徒弟，也在施主人家楼上看戏。当家的在沿窗吃西瓜子。“笃”，一粒奶油瓜子丢进嘴里；“叭”，瓜子一嗑两爿。唔，味道蛮崭^①，肉头又大，到底是黄埭有名气的土特产。“噗”，瓜子壳吐出去，飘嘞飘，飘到窗下，飘到金贵升肩膀上。金贵升是个爱干净的人，抬起头来刚要训斥几句，只看见楼窗口坐着个尼姑，年约二十一二，相貌倒还不错；旁边还立个小尼姑，大约十五六岁，长得更是标致极了。金贵升三魂被勾去两魂半，连大爷脾气也忘记发作了。楼上的小尼姑见这位相公眼睛骨碌碌盯着她们，不由得脸一红，慌忙牵了牵师父的衣裳角，师徒俩要紧离座，避到房里去了。

金贵升从看客嘴里打听到了两个尼姑的法名和庵址。今朝金贵升就不再同沈君卿搭档，带个叫文宣的僮儿，借烧香的名义，转到此地，骨子里是专程前来寻访法华庵的。

过了正山门，寻到席场弄，便到了法华庵。这时，金贵升把手中的折扇一横，指指庵堂对僮儿吩咐：

“文宣，上前叩门。”

文宣今年也是十六岁，不过比起主人来，矮半个头，看上去更象个小囡。金贵升因为是单丁独苗，上无兄姐，下无弟妹，只身个人觉得孤单，便拿这个贴身僮儿当做弟兄看待，伴伴闹猛^②。有了这么一层缘故，文宣在主人面前，有时候也敢犟头甩耳朵，回几句嘴。眼下就是如此。金贵升要他上前叩门，他反倒又向后缩了一步。

“小的勿敢。”

“有何不敢？”

“大爷！法华庵是尼姑庵呀！”

“尼姑庵难道就进不得香的么？”

① 蛮崭：很好。蛮，是吴语中常用来当“很”、“非常”用。

② 闹猛：热闹。